

船到牛镇

杨勤华

印象中坐船是多年以前的事了。想到坐船,便感觉那是一种很惬意的过去的慢生活。

第一次来牛镇,便喜欢上了这里简单、清晰和安静的工作生活氛围,不禁从内心接纳了它。牛镇坐落在花亭湖边,是我调来帮扶的地方。新认识的当地朋友们告诉我,从花亭湖坐船到牛镇更安全也更舒适。

当我踏上开往牛镇的轮船甲板时,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惊喜。浩渺的花亭湖就在眼前,碧波如练,一缕阳光将薄雾笼罩的花亭湖映照得有些神秘。

一声笛鸣,轮船晃动了一下便开始起航。

离开码头的轮船调转船头轰鸣着向花亭湖深处行去,透过船窗,感觉花亭湖变成了一块看不到尽头的蓝色土地,船头是犁,正在深耕着这片土地,白浪向船的两边翻滚散开,溅起的水滴闪着亮光,像一粒粒飞舞的珍珠。我打开船窗,一股水汽袭来,极短暂的寒意后,顿觉神清气爽。

我的目光里似乎也汪了一层花亭湖的水,雾如炊烟在水面上缓慢地漂移,将湖中的小岛、岸边的树林也拽扯得扭曲起来。

忽然轮船晃了晃,是那种迎风破浪的晃动,既有几份惊险,又有几分趣味。这样的晃动有时是班得瑞的轻音乐,有时是一曲悠扬的笛音。

不知不觉中,雾散去了,湖面如撒了大把的金子、银子在闪闪放光,那些金子、银子还相互碰撞着,跳跃着,追赶着,让人目不暇接。

湖中一个个或圆,或长,或如宝塔,或如蝌蚪,相互遥望的小岛映入眼帘,清晰可见,每个岛上都生长着树木和植被,冬日里呈现出青灰色,但在阳光下又显得生机勃勃。那些树木有的如挺立的士兵,有的似婀娜多姿的少女,还有的像历经风雨和人生坎坷的老人。

小岛后面是绵延的山脉,层层叠叠,近处色浓,远处淡墨,犹如一卷长长的水墨画。倘若将它们剪开



小城经络 周文静 摄

来,又是一幅幅独立的山水画。

有两只大鸟在低空中盘旋,一路追赶着轮船,它们或是盘绕在船的周边,或是冲下来追逐浪花,忽而又飞向小岛,再折返回来一头扎进金光灿灿的水中,好一会才破开水花,再一次跃上天空。它们可能是一对情侣,在展示着它们独特的爱情。

牛镇到了,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岸边景致,让我激动起来,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在不知不觉中过去。走出船舱的那一刻,我有些依依不舍,回头看花亭湖时,一层层浅浅的波浪从远处的湖面缓缓漾来,它们轻轻摇晃着船儿,似在像我摆手道别。

我知道,我已无法舍却它们了。

大枫树,安河桥

刘一民

记忆里,老家的大枫树,有着挺如华盖的苍翠与繁盛,还有历经沧桑后的种种不寻常。但在依山落日的余晖里,我看到的是立在荒地上一堆遒劲苍老的枝干,孤单,怪异,几许张扬。

昔日的丘陵小山岗,成了裸露的大小土丘与水坑,芭茅和灌木无奈地向天伸展。大枫树的东面是农产品批发中心,清晨四五点钟叫买叫卖声一片喧哗,白天却一团沉寂。西边是还没有动工的闲置土地,被见缝插针开垦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园。

老家的小地名就叫大枫树,这里是小县城开发较早的地段,轮窑厂,缫丝厂,然后是华业公司和许多经常被更换门庭的小作坊次第登场。山场、耕地征迁结束后,没有带来更多人气。暮色四合,蛙鸣,犬吠,三三两两散步的人群,路边荒草丛生,闲置的门面房大门紧闭着,偶有大卡车呼啸驶过,一时尘土飞扬。

这里算是城区了吧,但在大多数城里人眼里是郊区。老家的人并不这么想,觉得只要有足够的耐心,这里终归会繁华。五年,十年,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,这里会和闹市一样热闹。

没了耕地的农民脸上洋溢着喜气,能被城镇化终归是好事,也被其他地方的老乡羡慕了许多年。可他们的昂首挺胸里也有难言之隐,看着被纵横交错的公路分割后不能再耕种的土地,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会悲悯几句,说现在的人只知道享福,总有一天要后悔的。以前大家散居着,现在集中在拆迁房里,打牌,跳广场舞,散场后去地

里种菜,在庭院里摆弄花木,开车到别的地方钓鱼。

尽管安置后大家住得混杂,但随礼吃流水席还是按照原来的生产队。偶有老人走了,路边拉起大帐篷,摆上成排的桌子,有人记账有人敲锣鼓,喝酒叫闹声几里外都能听到。有发了点财的老板,见人就说自己没闲钱,也就够得上温饱吧。更多的是开大货车的司机,没田种了,这是养家糊口的好职业。这是他们的生活,路边一栋栋出租的门面房是他们的底气。

每次回老家后,我都会想起一座古老的石拱桥。石拱桥的旁边有一个小亭子,古色古香,四角飞檐,掩映在青山绿水里,静谧成画。古驿道的尽头,是灰砖黑瓦的民居。我每次来都心静如镜,豁然开朗。

这是我多年前工作的地方。路过时我喜欢在亭子里坐坐,年前再去时小亭子不见了,古驿道被修成水泥路,老村居也改成乡村别墅,有了小广场和农民活动中心。

“让我再看你一遍,从南到北,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。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……”当马头琴的厚重旋律响起时,就觉得自己坐在荒野里吹着风,头顶一片星空。我听不出这歌词和“安河桥”有什么关联,但就喜欢这淡淡忧伤的韵味。一切事物都有着自然消亡的过程,无关美好却让人依依不舍。

等这里的开发完工后,四周高楼林立,大枫树又会是什么样子?可能这棵树和脚下的土地一样尴尬。它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心中的某种象征,但在外人眼里,仅是一棵普通的树而已……

奶奶做琴

戴晨

刚结婚那会,爱人随我回老家。登上阁楼时,爱人瞧见奶奶带着老花镜,身体板直,神情专注,正小心翼翼地黏合琴板。看着奶奶认真的模样,以及纸箱里整齐排列的木板,桌子上的各式刻刀和罐装染料,爱人凑过来问我:“奶奶会做提琴?”我略显迟疑,说:“那是。”

其实,奶奶年过古稀后,我很少关注她的闲暇时光。老家虽是“提琴小镇”,家家户户也都有与琴相关的产业,但从业人员大都是年轻人和有着独家手艺的老师傅。我很好奇,不识几个大字的奶奶,是怎么和这么高端的玩意扯上联系的?

后来奶奶告诉我,有一次一位私交甚好的阿姨问她会不会上油。奶奶打趣着说,上油还不简单,我给木头上过油漆,给烧饼上过菜油。阿姨半开玩笑地说,那我就放心了,来了不要后悔啊。不过,奶奶没想到是给提琴上油,一开始蹩手蹩脚,生怕糟蹋了好东西,但她坐得住,学习能力强,很快就上手了,还在阿姨忙不过来时帮忙镶线、翻边、装琴头。不到一个月,奶奶便出师了,习得了做琴的一套功夫。村子就那么大,奶奶会做琴的事很快传出去了。有的作坊看过奶奶的“作品”后,直说“不赖”,加之奶奶“要价”不多,当场和奶奶签了“商业合同”。到目前为止,奶奶已经承接了三家提琴工作室的外包工作。

有一次,我凑了过去,问奶奶琴面上的黑白凹槽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奶奶边说边比画:“你看啊,这叫镶线,刻一下,黏一下,再一嵌就出来了,很简单的。”

奶奶不善表达,那句简单不知包含了多大的知识容量。我尝试过一次,用刻刀时要有力气,也得有分寸,划多了毁了琴板,划少了还得慢慢修,我直怨自己的手太笨了。

奶奶目光一斜,微笑着嗔怪道:“你这手只会握笔,还会干啥?”

也是,奶奶二十岁时嫁给了爷爷,在老家生活了五六十个年头,从贫穷到小康,从孤苦到安稳,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,生活早就赐予了她一双非凡的手。年轻时,生产大队急需青壮年修河,奶奶怕年纪尚浅的弟妹吃苦,做起了河工。她肩扛担挑,清淤围堤,从早干到晚,积攒了同龄男子才有的力气。成家后,奶奶一心扑在家庭上,裁剪缝纫、种田织布,无所不能。爷爷的衬衣,我的枕巾,她自己的布鞋,家里的被套,都等着她的巧手和耐心去拾掇。现在,奶奶那双非凡的手又在提琴上演绎着新的故事。

如今,奶奶收了两个学徒。他们跟了奶奶一个月,还只会些打杂的事。他们常追问奶奶做琴的技巧,但奶奶不通言辞,也不懂逻辑,哪会给他们罗列个一二三,只说不着急慢慢学。在我看来,要说奶奶做琴的手艺到底来自哪里,来自她劳作生活的田野,来自她编织缝补的衣物,更来自她对生活、对家庭的热爱。

